



【书讯】

2015 年重点书目一览

上周末,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落下帷幕。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众多新书,抗战题材、名家新作、童书市场成为出版关键词。

抗战题材走红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一系列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涌现,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反映东北抗联的长篇小说《日落呼兰》,讲述武汉会战的长篇小说《水吼》以及与山东有关的《血战台儿庄》。

国外讲述中国抗战的书籍的引进,则提供了另一个解读视角。如美国派驻中国的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所著《与史迪威一起撤退》,是了解“一次缅甸”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今年首次出版中译本。中缅印战场英军最高司令官斯利姆将军的回忆录《反败为胜——印缅战场上的抗日战争:1942—1945》,英文原版于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畅销全世界,今年首推中译本。

《西方书写的中国抗战》丛书(八本)则皆为英美人士创作,其中的《在中国看到曙光》、《人

道主义的努力:中国战争纪事》两部表现八路军坚持抗战的纪实文学,均是国内第一次推出中译本。

名家频出新作

作家毕飞宇一直被大家公认为说故事的高手,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作《写满字的空间》。作家迟子建的新书《群山之巅》讲述了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龙盏的小镇上,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

《水流过,星月留下》是王鼎钧先生移民纽约后 1996 年 4 月至 1997 年 11 月的日记。本书详细记录了作家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内容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移民、宗教、社会百态诸多方面。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近现代文史专家、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整理编纂的一部晚清信札

手稿。主要收录了近代众多名臣、名士、学者给谭献(号复堂)的书信。其子钱锺书先生也参与相关工作,手札的序言即由钱基博口述,钱锺书执笔完成。经过钱氏两代人的珍藏,杨绛先生在即将把手札原件捐赠给国家之前,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村上春树 2014 年 4 月在日本出版了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是他继《东京奇谭集》之后,时隔九年再一次回归短篇小说创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今年 3 月把本书的中文版推向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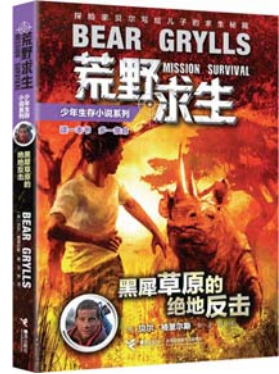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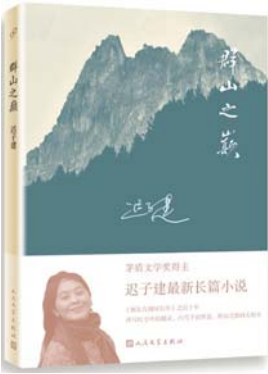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作品全集今年也将陆续和读者见面。该全集是依据阿根廷埃梅塞出版社《博尔赫斯全集》权威五卷版本,集合中国西班牙语翻译界名家,将四十多部作品主要以作家单部作品单行本的形式翻译出版,组成国内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博尔赫斯作品系列。

童书市场越来越细分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力荐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和“最励志校园小说”系列;此外,风靡全球的儿童历史图画系列《世界历史大冒险》等精彩作品也逐一呈现。

2015 年,少儿科普类图书更加受到出版商的重视,东方出版社推出了《希利尔儿童世界地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系列新书《芬兰寻宝记》带领孩子们穿越时空,探寻珍贵的古代宝物,环游世界,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儿童安全教育题材的书籍也逐渐被重视,接力出版社 2014 年 6 月刚刚以“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切入生存教育市场,半年销售 120 万册,该系列新书《黑犀草原的绝地反击》也将于 2015 年 1 月上市。



【书摘】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周有光



周有光

今年 1 月 13 日是周有光先生 110 岁生日。周先生先是银行家,经济学家,后转行研究语言文字,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这位智慧老人将自己的长寿解读为“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85 岁离开办公室,他蜗居在 9 平方米的小书房,笔耕不辍,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本报摘录周老《百岁新稿》的序言,与读者诸君一起分享他的人生智慧。

这本书里收集了我在 100 岁之前的 10 年间写的部分杂文,题名《百岁新稿》。

85 岁那一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 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 100 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 20 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 年 10 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语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20 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

活一天多一天。”我从 81 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我 92 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贺 12 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我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 35 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 35 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2003 年冬天到 2004 年春天,我重病住院。我的 99 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岁老人,就到窗子外面来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活到 99 岁死去,叫做“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做修正,未脱窠臼。苏联解体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中国还所知极少。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伊斯兰教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

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文,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著名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 6 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 70 岁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我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

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4 年 9 月 1 日 时年 99 岁



【书评】

《权力的终结》:

一本被扎克伯格

带火的书

□崔滨

文如棋枰手谈,武似梁山交椅,每一个领域内的王座往往只有一把,唯有集各方优势资源于一身的少数人能得之,甘之如飴并以此诏令四方,众人唯有在远处臣服神往。美国作家莫伊塞斯·纳伊姆在其新作《权力的终结》中却大胆断论:权力的王座已非豪奢限量,正向平民大众化过渡。在全球化、互联网化的当下,王座内所藏的权力秩序,正在重构。一如此书最近被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推荐后,立即在社交网络上被分享,走红并大卖。

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中,对权力以及现状做出了颇为逸出常规的论断:“长久以来,敌对的国家、企业、政党、社会运动、机构和领导人为了权力而争夺不休,但他们拼命想要得到和维持的权力却在渐渐消失。权力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纳伊姆从业经历丰富,他曾担任《外交政策》主编十余年,并出任过委内瑞拉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及世界银行执行董事,既有深入权力结构内部亲身操作的经历,又有跳出权力场中立旁观的境界。正是基于此,纳伊姆对“权力正在失去”的感触,既生动入微又深入肌理。《权力的终结》开篇就以国际象棋界的王座变迁,来管窥整个世界的权力秩序重构。纳伊姆注意到,与以往前苏联地区的盛年棋手垄断棋坛王座相比,如今已经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后辈们轮番冲击占据王座。造成这种王座动荡新格局的,是经济改善带来的参与人数众多、互联网科技发达带来的学习成本降低以及选手间竞争方式的多元。

正如纳伊姆所说,“国际象棋是对权力的经典比喻”,现代生活带来三场革命,人口增长以及参与政治人数增加带来的数量革命,科技发展进步带来的迁徙革命,价值观多元造就的心态革命,使得人类获取、使用权力的方式产生了改变,传统的权力框架正在崩溃。

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从单向命令走向多元博弈固然能让更多人参与秩序的建构,决策的制定,但同时纳伊姆也提醒,“权力的衰退可能会带来五大风险:混乱无序、技术退化和知识流失,社会运动平庸化、民众缺乏耐心导致关注问题时间缩短、人际关系疏远化。尽管权力的弱化看起来是件好事,但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却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混乱和瘫痪。”

所以,正如那句著名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权力世界的王座建构,如同物理场域中的能量守恒,也将会在如今的一轮秩序重组、结构重塑后,进入一个新的稳固状态。

对于那个正在重组的新状态,纳伊姆并没有给出清晰而笃定的描述,他只是提醒我们,在重构权力新秩序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权力过于分散的无政府状态,又要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独裁专断,在发掘普通民众有效参与政治进程方式的同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提高民族国家合作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 2013 年出版的《权力的终结》,在一年后的 2015 年初亲身参与到一场权力的重塑运动中,本书作为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其社交网站上发起的全面共享参与读书计划的第一本推荐书,短短半月间便在网销售一空,纳伊姆在此书标题中提到的“世界如何运转”,似乎在这里得到了解答。